

<<闹鬼的旅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闹鬼的旅馆>>

13位ISBN编号：9787802430334

10位ISBN编号：780243033X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航空工业

作者：[英]威尔基·柯林

页数：482

译者：毛荣贵,向红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闹鬼的旅馆&gt;&gt;

## 内容概要

《闹鬼的旅馆》叙述了蒙巴里勋爵在抛弃善良的未婚妻阿格尼丝转而娶邪恶的娜罗拉伯爵夫人后神秘死亡的事件。

蒙巴里勋爵因受娜罗拉伯爵夫人的引诱，抛弃自己的未婚妻阿格尼丝·洛克伍德。

转与娜罗拉伯爵夫人结婚，被骗购买10000英镑的人寿保险，后被娜罗拉伯爵夫人与其兄长里瓦男爵合谋杀害后，其财产及保险赔偿金为娜罗拉伯爵夫人所继承。

《闹鬼的旅馆》的神秘之处在于，娜罗拉伯爵夫人和里瓦男爵谋杀蒙巴里勋爵的阴谋，从表面上看是无懈可击的。

蒙巴里勋爵在威尼斯租下了一座旧宫殿，和新婚妻子伯爵夫人以及里瓦男爵，带着一个英国女仆和一个旅行随从费拉里一起住在宫殿里。

蒙巴里勋爵在威尼斯宫殿过着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

一天他患了感冒。

后感冒转变成了支气管炎，意大利的两位名医都无法控制住他的病情。

最后勋爵死于支气管炎，并埋葬在威尼斯。

由于勋爵生前在英国的保险公司买了10000英镑的巨额人寿保险，面对巨额的保险理赔，保险公司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前往威尼斯展开调查。

经过一番调查，证明勋爵完全是自然死亡——死于支气管炎恶化成肺炎。

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证据。

除了一个疑点——勋爵的旅行随从费拉里神秘失踪。

在勋爵死亡前，旅行随从费拉里就离奇失踪了，而此前英国女仆也辞职离开了威尼斯宫殿。

后来又调查旅行随从费拉里远在美国的妻子，得悉，费拉里在失踪前曾给家里写过三封信，信里表达了对威尼斯宫殿枯燥生活的厌倦，以及对里瓦男爵和伯爵夫人的暧昧关系的不满，可是由于能按时得到勋爵发放的薪水。

他还是不愿效仿英国女仆辞职离开勋爵。

至于他的离奇失踪。

他的妻子也大惑不解，她怀疑是伯爵夫人和男爵谋害了她的丈夫，而随后她收到的从意大利匿名寄来的1000英镑，显然是勋爵对她不幸失去丈夫所给的抚恤金。

保险公司只有遵守协议，给伯爵夫人赔付了10000英镑。

之后伯爵夫人和男爵就前往美国去了。

勋爵生前居住过的威尼斯宫殿被改造成了一家旅馆。

旅馆开张后，勋爵的兄弟姐妹和阿格尼丝都先后来到旅馆居住，可大都受到了神秘的超自然力的影响：小弟弟亨利在旅馆失眠、失去食欲；妹妹诺布里夫人在旅馆住两个晚上，便连续两晚做相同的噩梦；弟弟弗朗西斯则闻到奇怪恶心的气味；最恐怖的事情是阿格尼丝夜晚看到了人头出现。

后来，在陷入疯狂状态的伯爵夫人无意识的指引下，才揭开了勋爵遇害的真相。

<<闹鬼的旅馆>>

作者简介

(英)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原著；Smith Barney改编

<<闹鬼的旅馆>>

书籍目录

THE FIRST PART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THE SECOND PART

CHAPTER 5

CHAPTER 6

CHAPTER 7

CHAPTER 8

CHAPTER 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THE THIRD PART

CHAPTER 13

CHAPTER 14

CHAPTER 15

THE FOURTH PART

CHAPTER 16

CHAPTER 17

CHAPTER 18

CHAPTER 19

CHAPTER 20

CHAPTER 21

CHAPTER 22

CHAPTER 23

CHAPTER 24

CHAPTER 25

CHAPTER 26

CHAPTER 27

CHAPTER 28

POST-SCRIPT

## &lt;&lt;闹鬼的旅馆&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1860年，伦敦名医怀布劳医生的名气达到了鼎盛之际。

据确实可靠的报道，通过开业行医所得的收入，使他成为当时收入最高者之一。

夏初伦敦上流社会的社交季节接近尾声时的一天下午，在诊疗室度过了特别忙碌的一个上午的怀布劳医生，刚吃过午餐，等着他的是一张病人数量惊人的名录，他们在家里等候他上门诊治——此时，仆人进来通报说有位女士希望跟他谈谈。

“她是谁？”

“怀布劳医生问，是个陌生人吗？”

“是的，先生。”

“诊疗时间以外我不见客，告诉她我的诊疗时间，把她打发走。”

“我对她说过了，先生。”

“哦？”

“她不肯走。”

“不肯走？”

“怀布劳医生笑着重复了这句话。”

他本性就幽默，而现在这种情形的可笑方面使他觉得非常有趣。

“位固执的女士报了她的姓名了吗？”

“他问道。”

“没有，先生。”

她拒绝透露她的姓名——她说她只耽搁您五分钟，事关重大，不能等到明天。

她就在诊疗室里，如何把她再弄出去，就真的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怀布劳医生思索了一会儿，他对于女性的认识（从职业角度来说）停留在三十多年行医的成熟经验上：他碰到过各种各样的女性——尤其是那种不知时间的价值为何物者，并且毫不犹豫地躲在性别优势的背后来为自己开脱。”

瞥了一眼手表，他发现他必须赶快开始他的巡回治疗了。

病人们在家里等着他呢。

他当机立断。

在此种情况下，采取惟一可行的明智行动。

也就是说，他决定迅速离开。

“马车在门口吗？”

“他问。”

“是的，先生。”

“很好。”

给我打开大门，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就让那位女士不受打扰地呆在诊疗室好了。

她等得不耐烦了时，你知道该对她说什么的。

如果她问起我什么时候回来，就说我要在俱乐部吃晚饭，整个晚上都会在剧院看戏。

那么，现在，轻点，托马斯如果你的鞋子吱吱嘎嘎地响了，我就完了。

“他轻轻地走到门厅，仆人则踮起脚尖紧随其后。”

诊疗室的那位女士怀疑到他的意图了吗？

或者是托马斯的鞋子发出响声了，还是她的听觉格外地敏锐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毫无疑问！

问的。

就在怀布劳医生经过诊疗室时，房门突然打开了——那位女士出现在了门口——并且一把就拉住了他的胳膊。

## &lt;&lt;闹鬼的旅馆&gt;&gt;

“先生，我恳求你听我说完了再走。

” 她的口音是外国口音，语调低沉而坚定。

她的手轻轻地而又毅然地抓着怀布劳医生的手臂。

她说的话和她的行动都丝毫没影响到他，他并不想接受她的请求。

使他立即从去马车的路上停下来原因是，她那张面容发出的无声的影响。

她那死人般苍白的肤色与不可抗拒的活力、光亮形成的惊人的反差，她那大大的黑眼睛中闪烁着

的金属光亮，差不多使他如同中了符咒似的着魔了。

她一身黑衣，品位高雅；她中等身材，（显然）年约中年——大约三十一、二。

她脸上的其余特征——鼻子、嘴及下巴——长得出色、精致，这些特征常见于外国女性而非英国女性身上。

她无疑是一个长得端庄优美的人——可是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她的肤色如同死尸似的苍白，还有另一个不太明显的缺陷，就是她的目光太不柔和了。

除了第一感觉吃惊以外，她给怀布劳医生产生的感觉可描述为，她激起了怀布劳医生的难以抗拒的职业好奇心。

这个病例也许会被证明是他职业生涯中全新的病例。

“看起来是这样，”他心想，“这值得等一下。

” 她觉察到她已在他身上产生了强烈印象，就松开了他的手臂。

“你一生中已经安慰了许多不幸的女人，”她说道，“今天就再安慰一个吧！”

” 不等他回答，她就带路回到房间。

怀布劳医生跟着她走进房间，并关上房门。

他请她坐在正对着窗户的病患座位上。

那个夏日的下午，即使是在伦敦，太阳也是很耀眼的。

耀眼的光照到她身上，她的眼睛毫不畏缩地迎上去，如同老鹰的眼睛一样刚强、坚定。

她那苍白平滑的皮肤看上去更加白得怕人了。

多年来第一次，在病人面前，怀布劳医生觉得自己的脉搏加速了。

获得他的注意后，她却表现得够令人奇怪的了，什么话也不对他说。

一种奇怪的冷漠似乎占据了那个坚决的女人。

怀布劳医生被迫先开口，只好依惯例询问他能为她做些什么。

他的声音似乎唤醒了她。

仍然直盯着光线，她突然说：“我有一个痛苦的问题要问你。

” “什么问题？”

” 她的眼睛慢慢地从窗户移到怀布劳医生的脸上。

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激动不安，她用下面这句令人意外的话提出了那个“痛苦的问题”； “我想知道，请告诉我，我是不是有变疯的危险了？”

” 一些人也许会对此觉得有趣，一些人也可能觉得惊慌。

怀布劳医生只是感到了一丝失望。

难道这个他所预期的罕见病例，是他根据其外观而作出的轻率判断吗？

难道这个新病人只不过是个得了忧郁症的妇女，她的疾病只不过是肠胃紊乱，她的不幸只不过是大脑衰弱吗？

“你为什么来我这里？”

” 他严厉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去咨询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医生呢？”

” 她马上就有了现成答案。

“我不去看那种医生，”她说，“正因为他是个专家：他有致命的习惯，看待每个人都会根据他自己制定的那些条条框框来作出精密的判断。

我来找你，因为我的病是超出所有的条条框框的，还有，因为你在你的行业里因发现疾病里的神秘事物而出名。

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 &lt;&lt;闹鬼的旅馆&gt;&gt;

” 他太满意了——毕竟，他的第一看法是正确的。

此外，对于他在行业里的位置，她得到的消息是正确的。

使他名利双收的能力（在同行中是至高无上的）就是发现偏僻疾病的能力。

“我听你的吩咐，”他回答说，“让我试一下看我能否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 他问了一些医学上的问题，立即获得了明白的回答，这些问题使他只能得出这个结论：这位奇怪女士的健康状况，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

都处于绝佳状态。

无法从这些问题中得到满意的解释，他就仔细检查身体的主要器官。

无论是他的手，还是听诊器，都无法发现任何有毛病的地方。

带着自他学医以来就有的无比的耐心和敬业精神，他还是检查了她的一个又一个器官。

结果还是一样。

不但没有一点头部疾病的趋向——甚至连神经系统也没有一点可觉察到的扰乱。

“我找不出你有什么毛病，”他说，“我甚至解释不了为什么你的皮肤会这么特别的苍白。

你完全使我困惑不解了。

” “我肤色苍白无关紧要，”她有点不耐烦地回答道，“我早年时由于中毒险些丧命。

从那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好肤色——而且我的皮肤变得如此敏感，我一画油画就会出些讨厌的皮疹。

可是这不重要，我想要你给我一个确定的判断。

我信任你，你却使我失望了。

” 她的头垂到胸前。

“就这样结束了！”

”她痛苦地自言自语道。

怀布劳医生的同情心被激起来了，也许说得更准确的是，他的职业自尊心受到了一点伤害。

“但也许能正确地结束，”他评论说。

“如果你选择帮我的话。

” 她又抬起头来，眼睛闪烁着。

“说明白点，”她说，“要我怎样帮你？”

” “明说吧，夫人，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一样来到我这里，你让我不能凭借我的医术来作出正确的猜测。

我的医术会起很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

例如，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一件与你的身体健康没有关系的事——吓得你担心自己，否则的话，你就不会来这里向我咨询了。

对吗？”

” 她紧握放在膝盖上的双手。

“的确是这样！”

”她急切地说道，“我又开始信任你了。

” “很好。

你不能期待我找到让你受惊的精神上的原因。

我肯定能发现，受惊的原因不是身体原因；而且（除非你向我承认你的秘密）我只能做到这步了。

” 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

“假使我告诉你，结果会怎样？”

”她说，“可是，注意，我不会提任何人的名字！”

” “没必要提名字，我想要的只是事实。

” “事实无关紧要，”她又说，“我要坦白的只是我自己的印象——等你听完后。

你很可能认为我是一个爱空想的傻瓜。

没关系，我会尽力让你满足的——我就从你想要的事实开始吧。

相信我的话，这些对你不会有什么帮助的。

” 她又坐了下来。

## &lt;&lt;闹鬼的旅馆&gt;&gt;

她以最可能清楚的言语开始了最奇怪、最疯狂的坦白，这些都是怀布劳医生闻所未闻的事。

第二章 “一个事实是，先生，我是个寡妇，”她说道，“另一个事实是，我就要再婚了。”

她停了一下。

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某些事，不由得笑了。

怀布劳医生对她的微笑没有什么好印象——笑容里同时有着悲伤和残酷的表情。

这表情来得很慢，可消失得很突然。

他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自己按第一印象行动是否明智呢？

他的思绪回到了那些正等着他的普通病人和那些可发现的疾病上来，心里已经有些暗暗后悔了。

这位女士继续说下去。

“我即将到来的婚姻，和一个令人困窘的情况有些联系。

”她说，“要和我结婚的那位绅士在国外与我偶遇时，已同另一位女士有婚约了：那位女士，注意，和他家有血亲关系，和他是表兄妹。

我无辜地抢走了她的爱人，破坏了她的人生前景。

无辜地，我是说——是因为在我接受他的求婚以前，他什么也没告诉我。

当我们再次在英国相聚时——毫无疑问，此时我会有知道这件事情的风险了——他就把真相告诉了我。

我自然很愤慨，他却已经准备好借口了；他给我看了那个女士写的亲笔信，她解除了同他的婚约。

这是我一生中所读过的最高尚、最高贵的信了。

我一边看信一边流泪了——我对自己的，痛苦可是从来都不流泪的！

如果这封信给他留有任何余地可以宽恕他的话。

我就可以断然拒绝嫁给他了。

可是信中的语气很坚定——没有愤怒、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却是衷心祝福他幸福快乐——信里语气的坚定，听着，给他没有留下任何转圜的余地。

他请求我的同情；他恳求我接受他的爱情。

你知道女人是什么样的。

我也是心肠很软的——我说，很好：好吧！

再过一周(我想到这点就浑身战栗)我们就要结婚了。

”她真的战栗起来了——在继续讲述之前。

她被迫停下来镇定情绪。

怀布劳医生，等着听更多的事实，开始担心他要听的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请原谅我提醒你，我还有病人等着我去看病呢，”他说道，“你越快说重点，对我的病人和我来说就越好。

”那奇怪的微笑——同时是如此悲伤和残酷——再次浮现在这位女士的唇边。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重点，”她答道，“过会儿你自己也会明白这一点的。

”她又重新开始讲述了。

“昨天——你不用担心，故事不长，先生；就是昨天——我受邀参加一个你们这里英国式的午餐会。

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女士来晚了——离开餐桌后，我们退到休息室。

她碰巧就坐在我附近；有人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

我知道她的名字。

正如她知道我的名字一样。

她不是别人。

正是被我抢走爱人的那位女士，就是写了那封高尚的信件的那位女士。

现在听着！

你已经对我不耐烦了，因为我刚才说的话没有引起你的兴趣。

我要说的会合乎你的心意的。



## &lt;&lt;闹鬼的旅馆&gt;&gt;

就是在我这边，我对那位女士是没有任何敌意的。

我佩服她，我同情她——我没有任何理由来责备自己。

这点很重要，正如你马上就会明白的那样。

在她那方面，我有理由确信详情已经真实地向她解释过了，她明白我是绝对的无可指责的。

现在，你知道所有这些必须知道的情况了，请向我解释，如果你能的话，为什么当我站起来碰上那位女士注视着我的双眼时，我从头到脚都变得冰冷，浑身发抖、打颤，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极度的惊慌恐惧。

” 医生终于开始感兴趣了。

“那位女士的容貌有什么异忽寻常之处吗？”

” 他问。

“什么都没有！”

” 得到的是这个情感激烈的回答。

“这是对她的真实描述：——长得很普通的一个英国女士；冷淡的、清澈的蓝眼睛，精美的玫瑰肤色，沉闷的礼貌举止，大大的快乐的嘴，太丰满的脸颊和下巴：就这些，再也没什么了。

” “当你看她第一眼时，她的表情有什么冷不防吓你一跳的吗？”

” “她自然有些好奇，想看看这个胜过她的女人是何等人物啦；而且也许还有些惊讶，因为她看到的不是一个比她更迷人、更美丽的女人；这两种感觉都局限于良好教养的范围之内，并且都持续不过片刻而已——我能看到的就那么些了。

瞧，‘就是那么些’，因为她传达给我的那可怕的焦虑扰乱了我的判断。

如果我能走到门口的话，我早就跑出房间了，她把我吓得这么魂不附体！

我甚至没法站起身来——我瘫倒在座位上；我惊恐地盯着那对平静的蓝色双眸，而那双眸子不过是略带惊奇地注视着我而已。

” 如果说这双眼睛对我的影响就像毒蛇的眼睛一样，那就等于白说了。

在她的眼睛里，我感觉到了她的灵魂在窥视着我的灵魂——如果能这样说的话，是在不知不觉中看护着她自己的肉体。

我告诉你我的印象，这是极度恐怖、极度愚蠢的！

那个女人命中注定（她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是使我生命毁灭的魔鬼。

她那单纯的眼睛看到了我身上隐藏着的邪恶能力，而我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在她的注视下我感到了这些邪恶能力在我身上蠢蠢欲动。

如果我在未来的人生中犯错——甚至是如果我犯罪——她会惩罚我，无须有意的（我坚信这一点）运用她自己的意志。

在那难以形容的一刻我感觉到所有这些——我猜想，当时我脸上的表情暴露了我的感受。

这个天真的好人儿由于一种温和的警报，对我产生了感应。

‘恐怕房间里的热度让你受不了啦；你要来点嗅盐吗？’

我听到了她说的那些和善的话；别的我就记不起来了——我晕过去了。

等我恢复意识时，大伙都走了；只有这家的女主人在我身边。

我一时对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随着意识的恢复，我刚才对你描述的那种可怕的印象也回来了。

一旦我能开口说话，我就恳求女主人告诉我有关那个被我取代的女人的所有真相。

你明白的，我怀着一线希望，也许那个女人的良好品质是名不副实的，她那封高尚的信不过是有技巧的伪善而已——总之，她暗中恨我，却非常巧妙地掩饰了这种感情。

不！

女主持与那个女人从少女时代起就是朋友了，她们熟悉得就像亲姐妹一样——她清楚她是绝对的慈善、天真，不会憎恨任何人，她就像是世上曹有过的最伟大的圣人一样。

我最后一线希望，即我在一个普通的仇家面前感受到的正常的潜在危险，就这样永远给打破了。

我还剩下一件事可努力，我马上去做了。

接下来我就去找我要嫁的那个男人。

我请求他解除我对他许下的承诺，他拒绝了。

## &lt;&lt;闹鬼的旅馆&gt;&gt;

我宣布说我会违背婚约的。

他就给我看了一大堆信，有他姐妹写来的、兄弟写来的，还有他亲近的朋友们写来的——都恳求他在娶我为妻之前三思而后行：都重复了有关我在巴黎、在维也纳、在伦敦的谣言，他们说了这许许多多的可耻的谎言。

‘如果你拒绝嫁给我，’他说，‘那么你就是承认这些谣言全是真的——你承认你害怕以我妻子的身份面对社交界。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他说的一点也不矛盾——他完全正确：如果我坚持拒绝嫁他为妻，那结果就会是我的名声整个完蛋了。

我同意婚礼按计划举行——然后我就离开了他。

夜晚过去了，然后我就到这里了，我深信不疑——那个天真的女人命中注定会对我的的人生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我来到这里向惟一能回答我这个问题的人来提问了。

先生，我最后问一次，我是什么样的人？

——是看到了复仇天使的魔鬼吗？

或者只是一个可怜的愚蠢女人，被头脑疯狂而致的错觉误导了呢？

”怀布劳医生从椅子上起身站起来，决定结束此次会谈。

刚才所听到的一切给他留下了强烈而痛苦的印象。

他听她说得越久，就越无法克制地相信，这个女人是在强迫他接受她自己的不道德的行为。

他试着去把她想作一个值得可怜的女人——一个病态的敏感的幻想的人，意识到了我们所有人身上沉睡的邪恶力量，并诚挚地打开心胸让自己身上的善良力量与之相抗衡，可是他这种努力是白费工夫了，他没办法说服自己。

他身上不应当具有的本能在说，好象用语言说出来了似的，小心，你是多么相信她呀！

“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告诉你了，”他说道。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的心智是疯狂的。

或者可能会变疯。

从医学发现的角度来说——我所了解的就是这样。

至于你刚才对我述说的那些印象，我只能说，你这个病例（恕我冒昧这么想）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普通医学建议能治疗的。

有件事你尽可放心：你在这个房间里对我说的一切决不会传到外面去。

你对我坦白的东西我会替你保密的。

”她带着一种固执的服从心理，一直听他把话说完。

“完了吗？

”她问。

“完了，”他回答道。

她把一小扎纸币放在桌上。

“谢谢你，先生，这是你的诊金。

”说完这番话，她站起身来。

她那野性的黑眸朝上望着，在无声的痛苦中，这失望的表情是如此的挑衅又如此的讨厌。

以至于怀布劳医生无法忍受看到这些，便转过头去不看。

他突然感到厌恶起来，不想拿她的任何东西——不光是钱，甚至是她碰过的一切东西都不想要了。

仍然不看她，医生说：“请把钱拿回去；我不要诊金。

”她既不注意他，也没听他的话。

依然仰着头，她慢慢地对自己说：“就让末日来临吧。

我已经不想抗争了：我服从命运的安排。

”

<<闹鬼的旅馆>>

<<闹鬼的旅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